

北潛日抄卷一

162
145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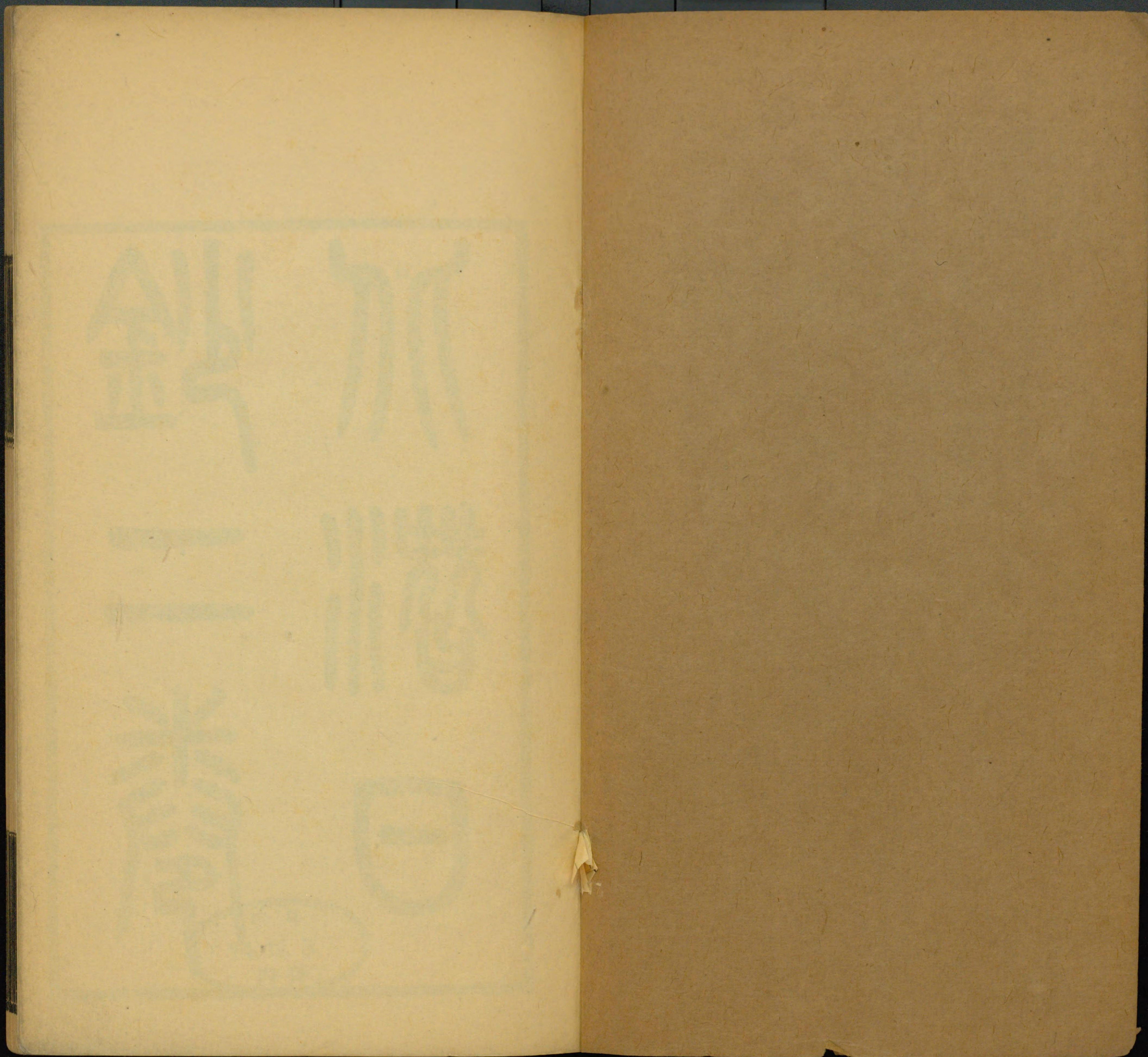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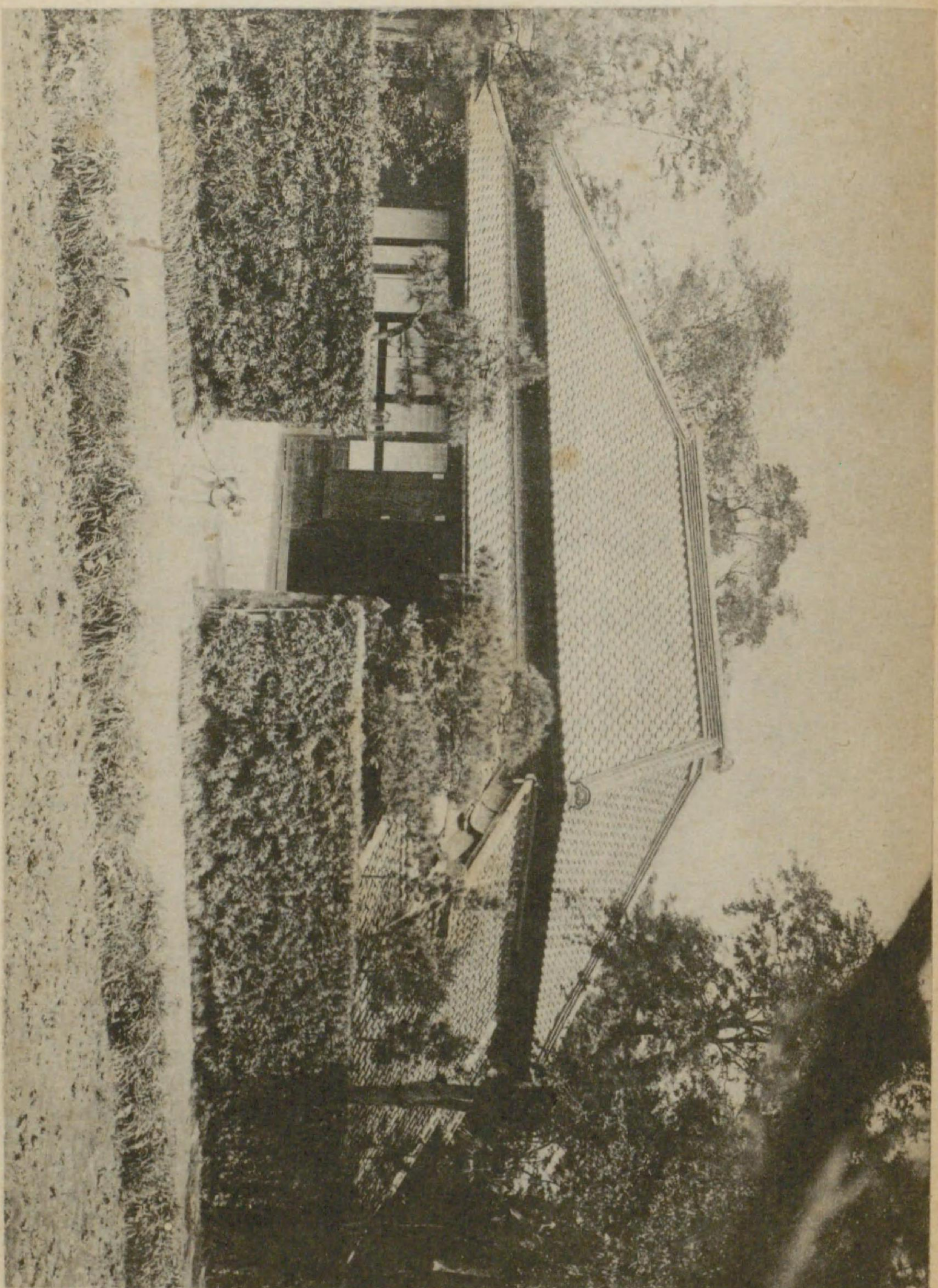


鈿 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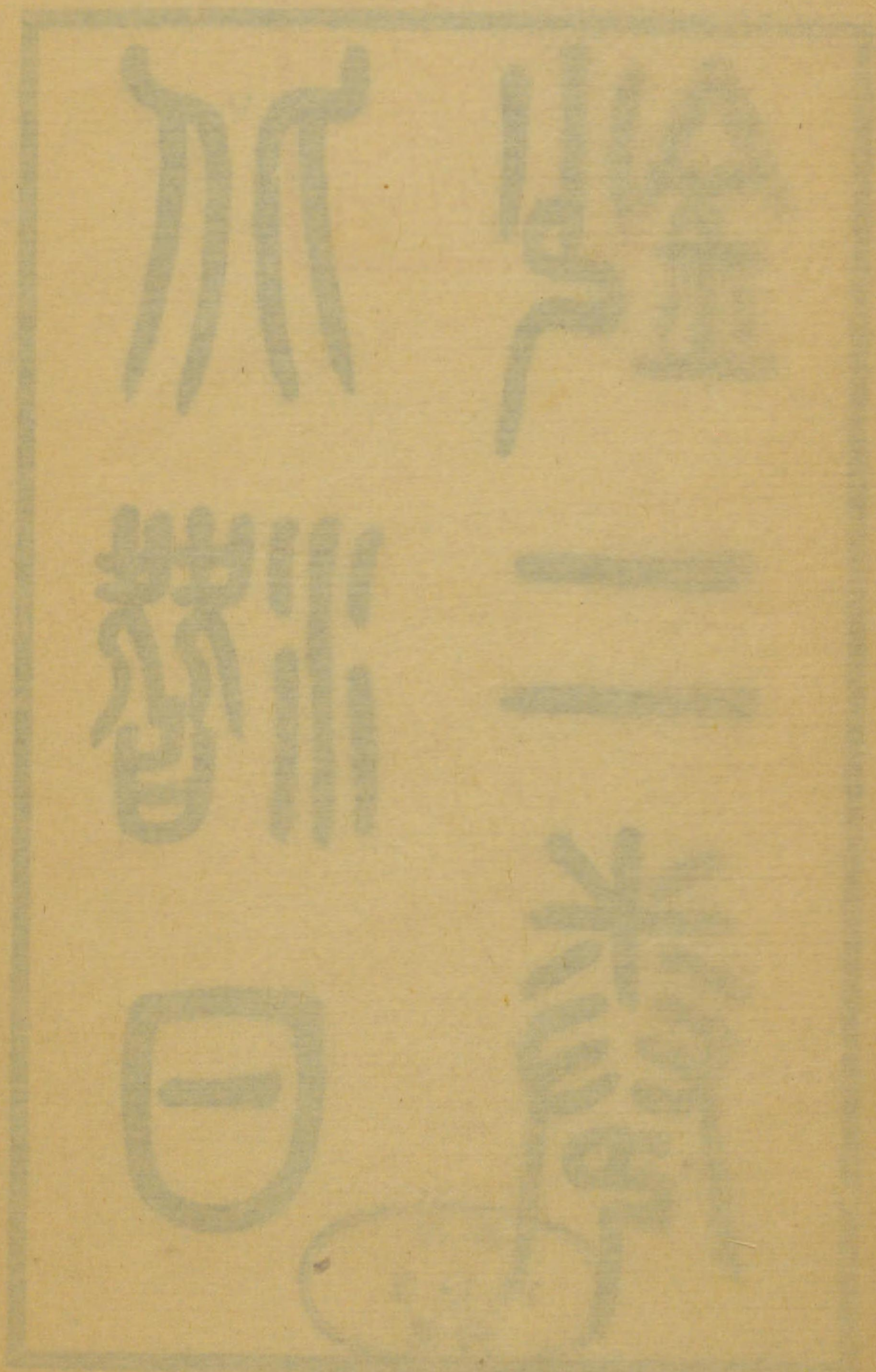
二 潜

齋 日

大正
14.12.3
内交



息焉舍圖



息焉舍記

慶應丁卯。予年六十九。衰憊日至。乃上書乞致仕。時海內漸多事。久不報。明年二月十七日始得允。越五日。後巷不戒火。延及予廬。乃寓於舊君伊東氏之邸。既而征東之師興。都下騷然。領家村高橋子善與予有舊。三月十二日遣其子吉甫及二弟政長來迎。明日遂避地於領家村。寓子善別室。其巷曰花井。在秩父河之北。鉅府三里。室面於未位。水田正數平畝內。澖然達於堤。民家絡繹。點綴於其間。喬樹修竹。布置如畫。俗尤淳樸。父老代來相慰勞。說麥話稻。諄諄可喜。既載南畝。男女羣於田。晴耕雨耨。日相移於前。而予則終日矻矻。改定舊著。推敲新詩。興旺則野服山巾。行散於四郊。不復知世有干

戈騷擾之事實可謂樂國矣。嗚呼人苦不自知。予年十三始志于學。必欲著事業以顯於世。始以蔭仕伊東氏。後謬舉於幕府。在仕籍前後三十年。而才與時違。不能有一所爲。衰年頽齡。始知素餐之可羞。抑亦晚矣。所幸宦途不達。廟乎不議。燕乎不與。僅免誤國之罪。其是已。今也奉身以退。游息於此。士目覩稼穡之艱難。心曉小民之依。聖人制禮建法之意。彷彿乎窺其一斑。其得於學。殆勝於都下三十年讀書。所謂失於東隅而收之桑榆者。比夫醉生夢死而終身不覺者。自謂差有間焉。記曰。學問之道。游焉息焉。不其然乎。因名所寓曰息焉。並記吾所悔。以告後之不自知如予者云。明治紀元戊辰仲冬望。息軒陳人衡。

北潛日抄卷一

日南 安井衡著

慶應三年丁卯。天下益多事。府庫空竭。有司多方聚斂。殆不能支。秋八月。幕士有采邑者。命借其半。予家世仕伊東氏。文久壬戌十二月。徵於幕府。命爲昌平教授。甲子二月。遷塙邑。令八月罷。素餐四年。至此自謂。凡幕士有采邑者。皆勳舊功勞之家。而今借其半。予何爲者。敢辱全祿。僅僅二百石。雖則云大倉之一粟。素餐於此時。獨不愧於心哉。乃欲抗疏致仕。而有司驚怪。不敢達。十一月。男益以事語所善堀錠。堀忼慨之士也。聞而善之。爲告管長井上某。某亦善之。於是十二月

三日始得上疏陳志。時京師事故多端久不報。明年戊辰正月三日。內府將如京師。變出意外。事不可言。內府乃還大阪。遂東歸。於是天下瓦解。二月十七日。始允前請。二十一日。夜將二更。後街戶川氏失火。延及予廬。乃移於伊東氏櫻田之邸。既而聞王師兩道並下。人情洶洶。而內府一意恭順。命沿路諸侯。不敢支梧。公邑在路者。皆謹致之。知其必不戰也。然亦聞義勇之徒。有扼腕切齒者。恐其憤激生事。乃謀於邸吏。三月四日。遷於青山仙駝谷。亦伊東氏之別邸也。既而西師漸迫。海道踰函嶺。山道至諏訪。諸侯在府下者。率賜告歸國。幕士采邑在近畿以西者。亦有西上者。而府下謝罪之使。冠蓋相望。皆不得達焉。又聞予門人多在西師中。或有爲將率。

者。竊謂予新辭祿。若事未成。門人儻有訪予者。世或疑吾通於西師。百喙不能解。嫌疑之間。不可不慎。不若暫潛近郊。以全晚節也。乃使人致意於北郊領家村善兵者。善兵久往來於予家。家頗富。性尤純良。十二日。善兵遣其子及弟二人來。又拏舟一隻。既而見打苞過多。一隻不能裝。季弟長五還復。召一隻。十三日後舟亦至。乃留男益及門生僉僕。拮据打苞。予攜婦幼。籃輿先發。經四谷至關口。都人避亂者。輿輜旁午於道。過音羽街。雷雨大至。乃上茶肆候晴。欲爲徒從者買傘。而街皆襁褓。無一傘可購。家人使奴借於其親。傘至則雨亦晴矣。經大塚憩於庚甲塚。菜畝麥隴。綿互左右。而紅桃白李。點綴於其間。春意頓生。過飛鳥山下。闐無人影。櫻亦未開。

左有反射爐。廝溝引水於板橋。費功十萬。而未聞造一砲。可慨也。夫王子祠前右折。取道於野新田。水田瀰望。細草被焉。長五六寸。上開白華。皎然如雪。問之無知者焉。至野新田。津命不許渡。乃還籃輿。買航遡流。日晡始達。領家村。善兵空其第。政吉家以貸予。家新構。潔淨可喜。廣亦足容百指矣。時善兵役于板橋。其妻來炊飯茹蔬。淳樸可愛。已暮。男益至。門人淺野晉。篠崎橘。及儻本多茂助。亦相次而至。二更就寢。

十四日晴。午後門人河野洞往江戶。薄暮排步障以望。菜麥爭色。白鷺滿田。亦佳眺也。婦阿淑凝視久之。曰。隔田林下有白衣往來者數人。敢問何人。察其色如有怖者焉。予乃諦視。亦未辨爲何物。既而漸近。遂入予門。乃善兵子吉次及季弟

長五。擔打苞以至也。云舟皆至矣。但日已暮。當俟明日運。遂去。

十五日晴。未朝食。長五吉次已擔荷而至。於是門生儻奴皆爭往。岸鉅予寓約略六百步。八反而盡。夜善兵自板橋反。云弟政吉昨朝來役。知君來臨。號令嚴肅。不得輒去。今夕得小間。是以敢來見。五更當復于役。不得絮話盡情。其樸如此。十六日晴。器物位置粗就整頓。乃參訂新著戰國策補正。鋪時河野至自江戶。云土州兵屯于新宿。士人往來者。譏之。不許輒過。洞將訪角筈弓削生。告以本貫姓名。一人導造于門。乃去。府下商賈避亂者。絡繹四散。日甚於一日。馬脚長輓。乘時射利。凡行一里。車顧一圓。馬半之。殆不能致。云是日校訂

補正三十五翻

十七日晴辰位遣廉茂助往江戶請藥於淺田氏以阿淑宿病未全治也巳位淺野篠崎二生往江戶二生羽州上山之人候其本邸安危也西師令土人守津不許土人渡戶田川以故赴江戶者迂路經千住以入府中此輩亦然晡時砲聲起於西八九發乃止未詳何故是日參訂卒業

十八日陰己位晴砲聲復發比昨差遠亦六七發乃止蓋號砲也日蹉映篠崎淺野二生歸云西師捕二士於二榎鎮以爲會津桑名之人拷掠數四噤不發一言又云西人逍遙於市中三五爲伴或至於日本橋聞土州分兵往奧白川防奧羽諸侯赴江戶者與會津步兵戰於館林之北會兵敗走水

戶侯岡崎侯東西就國皆以今日上途其土兵赴奧者得之傳聞未知果然否薄晚茂助亦歸說西人逍遙於市中粗與二生所言同是日淨寫補正五葉夜雨夢神語予曰晉爲政四十日漢乃復代之遽然驚覺則暴風撲戶屋搖如船既則天明矣

十九日晴風猶未止朱鷺集於畝鶴翔於上婦女輩以爲異觀夜吉次來云昨日午後川口驛貧民大起擊壞富商十七戶至二更始至富商輩訴西師在板橋驛者戶田氏之兵來縛亂民二十許名以還板橋米麥器皿錡釜之屬狼藉於途上至今未收家直四壁立噫慘矣是日淨寫補正八葉
二十日晴遣奴寅往江戶數日來耕者漸多率皆婦人豈以

男子役于板橋驛。與此亦生民之至艱也。午後茂助往川口驛。西人來紮者。詰其名居。告以實。笑而舍之。村居間寂。林邱隴畝。觸處皆是機聲。時至鸛鶴摩天。皆其可悅者也。獨無可與語者。對几兀然。日淨寫補正六七葉。以爲課程。夜與見益對局。益多病。近狀頗惡。二局乃憊。此亦老境一大感也。二更風雨又至。

二十一日晴而風。男益微恙。使茂助請鹿濱村醫吉田宗庵。午後宗庵至。云昨至江戶。東叡法王從京師歸。今日與敕使相見。西師亦從而迫。屯紮於本鄉下谷芝街四谷。晡後奴寅歸。云薩州羅騎至伊東氏青山邸。夜三更。前村鐘螺並起。不知何故。

二十二日晴。河野洞往江戶。館主人善兵自板橋還。云板橋留役什分之一。各村皆然。蓋以西師入都也。已位提棒仗杖者六七爲輩。縱橫於村中。若追亡狀。晡後鄰翁七左來。年八十。自云猶能行十里路。性嗜酒。今日買酒於十二月田村。村距此千五百步。比此所驚。旣廉且美。君若好飲。亦當購於彼。因問昨夜鐘螺。及今日若追捕狀者。曰鐘螺盜劫下青木村。豪農也。追捕者。川口賊首逃。西師將收其母妻。土人憫而匿之。因搜索之。而杳絕影響。未知果收母妻否。昏黑河野生歸。云西人縱橫於市中。然人情帖服。未見兵革之端。亦未知其何如也。

二十三日陰。午後乍雨乍止。善兵來受句讀於門生。善幼有

志于學。家世業農不能果。常竊感憤。於是大勤於業。增田祿數十石。家道頗殷。而長子吉次孝而力田。乃讓家於吉次。欲來游予塾。世故多端未果。及予來寓。乃大悅。是日始執贄。受孝經一卷。年五十三云。晡後吉田醫來。爲寶藏寺僧泰玄紹介許之。

二十四日晴。辰位見益往江戶。就淺田宗伯請診也。善兵復往板橋驛。代里正護役也。吉次來問耕田得無少晚。與答曰。以候寒。凡耕田以暖日爲上。寒日耕半。暖日耕。移秧均糞之亦均。及收穫之日。暖日所耕增十分之一。而雨耕尤害於稼。故耕亦不可容易也。午後吉田醫及僧泰玄來。示西師告示五道。問其是非當否。予旣謝世故。笑而答曰。與其空論時事。

寧爭一局。乃對棋數局。亦下手。殆違七道。至晡而還。

二十五日陰。奴寅往江戶。修書淺田醫。告兒益病因也。佐藤某寄書請予爲跡部氏乞伊東氏仙馱谷之別莊。此何等時。而營營謀利之然。午後晴。行散於近郊。至彌平新田。憩於無量寺。窺其戶。聞無人影。出寺數十步。有一大莊。方百步餘。溝而繞之。廣丈餘。嚴如侯第。而門牢閉。不許人出入。予以爲侯館。鎮別邑者。問之土人。乃里正宅也。嗚呼。此輩賸民膏血。以積不義之財。世稍不平。白晝自閉。以防寇賊。此亦何心哉。過新井方村。一農家櫻花重瓣者五六株。雛松間之。藹然成趣。以爲隱君子所居。排門而入。一婦人方修機杼。見予愕然。予曰。欲乞火以吸烟。答以無有。乃去。十二月田村有吉祥寺。門

前四五十步。雜樹夾路。入門堂宇頗修。櫻花盛開。渴甚。就庫裏乞茶。二童子出迎曰。主僕出矣。無所得茶。蓋田舍僧皆沒字碑。耕耘自給。農事方起。以故所至皆閉戶。一星火亦不可得。雖浮屠亦然。亦村行之一厄也。出門左行二三十步。右折至阪口鎮。商家十餘戶。亦有酒店。時渴不可忍。乃就而飲。村酒枯魚如享太牢滋味。陶然而醉。再取前路。至吉祥寺前。右折約略千步許。晡後至寓。家人輩設浴。一浴而寢。灑然而善。昏黑府商金兵者來。云芝街以西。西師巡羅盜賊屏跡。三緣山宗廟亦西師守之。但賣買路絕。商賈日益困敝。時勢變遷。可驚。

二十六日晴。早起排戶。隴麥吐穗矣。辰位。金兵辭去。午後亦行散于西郊。至於實相寺。堂宇修潔。比吉祥寺有加焉。櫻樹五六株。花正盛開。又皆重瓣。出門西南行百步許。上元鄉堤。四顧渺然。懷抱欣暢。遙望一店。以爲酒肆。西行三四町。至則空房也。乃又東行五六町。下堤入村。左折右曲。任意而行。一轉出田間。則寓廬見於左矣。路次觀花於鄰翁之宅。櫻花最盛。亦有紫藤。蜀茶之屬。翁延予將溫酒。遽辭去。兒益至。自江戶云。兩國橋頭。勾欄極盛。粗如平日。而日本橋左右。凡繁盛之地。富商輩閉戶自守。聞如無人。夜奴寅亦歸。比日郊游。體氣頗疲。晚餐而寢。

二十七日陰。巳位。佐藤礫川來。申跡部氏之前請。勢不可峻。拒依違答之。午後與之小酌。問都下近狀。云二三日來勢稍

緩未必至交鋒。未位僧泰立攜雛僧一運與吉田醫來爲講論語十章。講將終顯正寺僧禪通亦來講終而棋一運頗伶俐可愛。棋亦與其師伯仲。日晡請兒益俱行。

二十八日雨。午後益歸。風寒砭肌。襲綿衣三重。是日穀雨。二十九日雨。一運禪通二僧來聽講受讀。後以爲常。吉次亦來讀。以雨害於耕也。比日北鄰有土木之聲。阿淑云。聞之土人。次子將出後於人。必新其家。北鄰次子以四月贅於他。故營築其家。亦異俗也。晡後晴。氣候亦從而暖。

三十日大霧。至巳初初刻而晴。有老婆語東家八十翁云。二十八日夜將二更。盜銃殺下青木村濟法寺僧。蓋都下騷擾。奸徒潛伏者。四散於近郊。故數致此變耳。佐藤治致書復申跡部氏之請。乃作書寄伊東大夫。及作鄉書二封。使佐藤氏人致之。伊東侯邸吏夜善兵來。

四月己卯朔晴。午後游川口驛。從熟路經實相寺。取道於熊谷堤。堤外有溜。童子六七人裸而浴焉。予綿衣襲外套。猶覺徵寒。田舍兒乃然。宜矣。長能耐寒暑也。堤盡而溪。曰柴川。有廂船入戶田川。以達于都。土人架圮橋通之。曰門樋橋。渡橋則門樋村。村與驛鄰。多櫻花。過驛不入。至善光寺。都下留學之日。嘗游于此。距今四十四年。恍如隔世。繪堂有母子鬻茶菓者。就而憩焉。偶有都人赴鳩谷驛者。亦來憩。問都下近狀。曰。巡邏極嚴。盜賊屏跡。但商旅不行。吾輩所恃。唯典庫與子母家。而今皆不肯出錢。貧民無以爲生。此則可憂也。取前路

入驛。門柱榜示禁虜掠。署曰中山道鎮撫總督府執事。驛首
大戶方脩店肆。亦有旣脩者焉。乃三月中爲亂民所打壞者。
問其顛末。曰銅錢四品。大賈日上下其直。以羅利貧民以窮。
所以致擾也。首謀逃去。事猶未了。驛盡得錫杖寺櫻花最盛。
約略二十株。皆大樹重瓣。雜植於庭中。及松杉間。意殊暢然。
出門餘興未盡。飲於永田樓。去都十九日。始食魚膾。渡圮橋。
乃門樋上流也。行松間二百步許。右折過堤。入田圃間。菜畦
麥隴。與水田相間。而村落點綴於其間。到處皆同。始以爲熟
路。遇歧。乃知其爲生路也。至寓。泰玄在焉。與兒益對棋。正終。
乃與棋二局。日三竿。辭去。家人享菽乳羹。以朔日也。此間朔
望之外。菽乳亦不可得。其陋可知矣。

二日晴。日出茂助自江戸還。云昨夜二更至野新田。舟子不
肯渡。不得已宿於舟子之家。被席寢。說都下之事。喋喋不止。
蓋皆流言。不足信也。是日爲門生講論語七章。

三日陰。晨聞邪許之聲。旣而知西師經熊谷堤而往千住驛
也。偶微雨。家人輩冒雨往觀。一運來。云本月朔西師屯板橋
驛者。經本鄉以往千住驛。聞加仙會三藩屯於下總古河。請
西師來議。將往會之也。粗與昨茂助所說都下巷說合。薄暮
善兵自川口驛還。過寓。問西師狀。答云。今日赴千住者。乃蕨
驛之師。自云北陸道鎮撫使。聞之。蕨驛人初欲取例幣使道。
以至千往。聞會津師屯於前路。還旆至蕨驛。乃知前日所聞
偏師赴奧白川者。卽此師也。竊疑三藩不屈。故移屯繼前軍。

也。一運將還。致其師辭曰。庭前牡丹花盛開。請乘暇移玉。四日微雨。農夫六七播種於前田。以本年有閏也。戰國策補正。昨日卒業。辛酉歲著書說摘要。距今茲戊辰二十年。考究未全。乃復參訂之。午初初刻晴。既食赴寶藏寺之約。微雨復至。既而乍止乍雨。遂行途中所見。約與往日同。但菜花半爲實。麥盡吐穗。而水田既耕者十之七八。是爲異耳。至寶藏寺亦多櫻樹。凋落過半。一運出迎。其師泰玄掃考墳於二合半未歸。延至一室。庭中牡丹盛開。高五尺許。分爲數條。約略五十瓣。紅綠相間。亦偉觀也。因憶東叡山中律院有牡丹二株。紅者高一丈餘。枝掩方二步。白者亦不減七八尺。予嘗與羽倉簡堂芳野金陵鹽谷岩陰觀之。距今五六年。而簡堂岩陰

既游道山矣。爲之悄然久之。遂爲一運說之一運云。子院中有遠州人。云其鄉有牡丹花徑尺者。時流於溪中。然年僅六七瓣。蓋深山中。有大樹。而人不知其所在。予嘗見小說載其事。頗疑其妄。今而知土地所宜。有不可以常理論者焉。與一運棋二三局。吉田醫及一醫生至。蓋一運招之也。乃代與對局。皆下手。子聲閣閣。如霰撲板屋。猶勝於俗談絮話。萬萬日蹉眈。泰玄歸。云千住驛有兵士潛伏者。西師知之。夜彥根兵掩其不備。禽百五十人。得免者三十人。不知其爲何人。詰問窩主。答以水戶侯所託。未知果然否。亦與泰玄棋三局。亦與予違九道。一贏而二輸。是爲鐵中錚錚。偶天晴。遂辭還至寓。吉適自江戶歸。云西師昨往千住者。今日入府矣。初更螺聲。

大起。

五日雨。善兵妻來饋燒米。以此日播種也。凡播種熬其餘粟。舂而去皮。謂之燒米。吾鄉農夫則用早稻半熟者。法與此同。亦謂之扁米。以薦鬼神。以饋觀戚。雖事有早晚。其祈年之意。則同。令家人問昨夜之螺。答云無他。川口驛復徵役。吹螺以聚役夫耳。已位佐藤氏。使其次子致鄉書。及饋酒一壺。別有書言時事。其略云。事粗有頭緒。可以無感。其詳未可得而聞也。午後砲聲六七發。詳其聲渙散無力。蓋空砲也。

六日陰。考訂湯誓一篇。曾微痛。蓋積憂所致。年老氣衰。不能自勝。終懼此患耳。乃被衾而寢。夢幼孫裸乞於路。不覺悲號。家人喚醒。偶進午飯。空氣滿腹。卻而不食。孫千菊甫三歲。持

蕃薯來獻。見之悲泣。恐家人輩疑怪。遽復蒙衾。既而自謂。吾氣殆竭矣。恐不能久。與其徒死於憂。寧姑爲吾業。雖不能有成。或亦少有所自慰。未位強起。復脩摘要。終高宗彤日。般庚三篇。憊甚。昏乃寢。二鼓家人進酒。熟睡達旦。

七日雨。是日當爲門生講論語。以微恙罷。仍脩摘要。金滕至召誥。

八日雲駁漏晷。氣候頓暖。有少女來抒前田水。出觀之。前日所播之種已吐芽矣。偶訂正無逸篇。自謂吾輩小人。不知稼穡之艱難。至於此。其尚視息於兩間。特幸而免耳。咨嗟久之。善兵來。偶兒益及門生輩皆游寶藏寺。乃延至坐。令覆其所嘗受。瀏亮可聽。自云十六年前受讀於妹夫。論語三日。孟子

四日乃能誦之。然今皆忘矣。其敏可驚。
九日晴。兒益及河野生。奴寅往江戶。

十日陰。午位晴。游鳩谷驛。徑田間至彌平新田。油菜結實。麥穗有發微黃者。紫雲英與蒲公英。夾路爭嬌。又經田間至八萬騎。稻苗吐芽六七分。嘗日月幾何。節物殆已一變矣。過小淵村至鳩谷驛。驛在小丘上。自此西北率原田。月三八之日。東南人與西北人相會。交易土宜。以故戶口頗蕃。比川口驛有加焉。驛距領家村一里。頗疲。飲於酒肆。有岩槻士人率家眷赴都者。自內府公敗還。天下土崩。諸侯盡就國。其士住江戶者。亦皆召還。粗盡而此人乃攜家入都。不知何故。取舊路而還。將至領家村。藉草而憩。有笑而相揖者。視之則善兵妻。

也。云有都人來訪者。內君使人迎君。君無逢否。乃起行至家。則會田貞也。問都下近狀。云亦無他。昨聞城中裏砲撤備。蓋將與城也。遂與之棋。至夜分。是日日暎。河野生歸。薄暮奴寅亦歸。

十一日陰而風烈。午位暴雨撲戶。鏘然作聲。終日與會田對局。至夜半而止。會田亦下手。與予違四道。是日帶醉連輸。至對相與一笑。

十二日晴。亦與會田棋。午位兒益書自江戶至。曰昨曉寅位內府公赴水戶。與城西師旗士脫走者百八十人。戰爭將起。願見其所定而還。請賜二三日暇。會田聞之大驚。蒼黃辭去。予謂方今諸侯皆畔。旗兵驕惰不可用。其忠憤者不過四五。

百人靜以待定。德川氏之祀尙可存也。然後舉賢脩政。以待天下之變。王政脩治。四海帖服。我又何求。若有欲乘勢亂天下者。相機而作。以助王室。名正事順。餘燼或燃。今也不量德。不度力。一旦乘憤憤之怒。以作事。其敗必矣。嗚呼。爲無賴哉。破德川氏之事者。必此輩也。果然西師將塞四路。以搜其黨。玉石不擇。災及池魚。此不可不慮也。急遣廉茂助。逆益於江戶。未位爲門生。講論語八章。寶藏寺師徒及善兵亦至。玄達云。昨朝內府公已過千住。步兵數千人。從後走去。勢甚猛烈。不知何故。聞內府公之赴水戶。從衛單弱。蓋備路上之警也。是日宇野鎌與其姑夫某來。將歸笠間。告別於繼祖母禎也。十三日晴而風寒如三冬。善兵云。麥不欲早黃。早黃則少實。

故寒爲佳候。今年麥必豐收。午後兒益以茂助歸。云十一日西師入城。錢穀戎器皆盡取之。旗士四散者十之三四。其留者。蓋待田安黃門之封也。嗚呼。二百五十年之基業。一朝而雲消烟滅。可勝歎哉。然此事也。識者早見。已丑米夷入橫濱之時。盡心箴規。而有司怯惰。欲以狡詐自免。有持正議者。惡之如讐。唯恐其或進用。又有愚而好自用者。毀壞祖法。陷溺洋制。其鬻獄貪贓。聚斂無饜者。比比皆是也。是以人心日離。物價沸騰。十餘年間。著著皆誤。以至今日。將誰怨也。噫。十四日晴。夜浴於善兵氏。善兵云。今日往江戶。聞有栖川王以今日入府。

十五日陰。午後晴。游於舍人市。取熟路至彌平村。渡石橋。右

折東行水田瀰望南北二里東西十餘町。此爲近村衍沃之最。將至入谷村。有乘籃輿由徑而北行者。輿非驛輿而輿夫又著法被。別無隨從者。蓋旗人避亂者。以此觀之。都下未得安靖也。此間稻苗抽芽已二寸餘。距寓村僅僅一村鎮。遂取舊路而還。善兵受讀未罷。問稻苗早晚之故。曰入谷村移苗早於本村十餘日。彼正移畢。而此始移之。土宜爲爾。我不如老農良然。善又云。昨日來板橋西師徵役數百人。

十六日晴。宇野童病眼不便步。買船歸。使奴寅送之。辰位兒益往鳩谷驛。繁藏來饋蔬數品。語及時事。云聞會津兵數萬。下行德河以入江戶矣。初更益歸。亦云。聞之道路。會兵與西師戰。西師敗。衄。會兵從而西上。問戰地。則忘之。蓋亦妄談耳。

十七日晴。巳位砲聲數十發。意頗疑之。茂助請往熊谷堤探之。久之不還。午後爲門生講論語八章。薄暮茂助歸。云至金杉近江氏。偶桂山翁來。問會兵入府之事。皆云未聞。疑無此事。但聞會津兵請假壬生城。西師亦假壬生侯大困。大夫奔館林請救。館林侯爲居間。使獻二砲於西師。事得解。遂假城於會兵。結城侯欲與西師。世子欲助東。父子交鋒。西師聞之。援父以擒子。此爲近日異聞。

十八日晴。河野生往江戶。午後一運來。云十五日夜。會津兵襲彥根師於栗橋。敗之。西師赴援。運大砲硝丸者。絡繹不絕。千往驛爲之騷然。

十九日晴。己初刻出寓。取熟路至鳩谷。聞昨夜板橋西師二

百許人宿於本驛。拂曉望北而發。蓋赴援於栗橋也。入驛三十步許。右折入村路。小丘周匝如塞而復通。其間皆麥隴。水田處十分之一。下一小坂。水田二三頃皆種植。凡水田播種而不蒔。俗謂之種植。下田宜之。路傍榜曰勅願所慈林寺。村以寺名焉。右折而入。堂宇破壞特甚。上石磴十餘級。有門巍然。左右金剛神。猙獰可惡。朱碧褪剝。亦漸就敗壞。梵鐘植四柱而架之。有堂新建。而規模狹小。安藥師像。所謂勅願佛也。聖武天皇尤淫於佛。黠僧魅之。創建梵宇數百千。或詫夢以寄邑。此亦其一也。地多柿樹。戶數十株。至吉岡村皆然。降而又陟。行雜樹間。始聞蟬聲。路殊清潔。既而得一梵刹。曰金剛寺。立達嘗告予曰。住僧善棋。可與語矣。遂入見之。方與一村

夫語媿媿不止。問與立達相識否。答以不識。察其狀。若相與謀利者然。遽去之。取原路而還。時停午。頗覺薄暑。憩於小淵村鹽餅店。女伴十餘人。盛飾而過。問之曰。巡拜石橋也。又問石橋何橋何神。答曰。黑痘流行。恐懼其患。祈於路上石橋。及無量壽佛也。不覺一噓。出店得一石橋。紅紙爛然。亂貼兩側。就而視之。長四寸許。廣一寸至四五寸不等。書男女名與年紀。約十七八歲以下。路傍無量壽佛。至不見寸膚。庸俗易惑。乃如此。有民社之責者。可不用心教道乎。渡橋左折。可以達彌平村。熟路也。足力猶有餘。遂右折出於日光官道。過中江前田二村。至火爪左折入村。一民家屋宇頗大。機聲丁當。窺之。織女三五爲列。此間不治蠶事。材婦織以白衣被而已。其

以此爲業者。今始見之矣。坂口鎮兵士提槍擔銃者六七人。僣僕倍之。望堤南行。予雖無嫌。恐其或詰名居。急入酒肆避之。下堤過寶相寺前。男女十百爲羣。鬻羹餅菓麵者。布列堂前。蓋祈穀於城隍也。至寓日始晡。予十四年前發足疾。隨老漸甚。日行一里乃廢。比日行散。足力漸健。是日行三里半。猶未甚疲。乃知攝養有法。未可以老朽自棄也。

二十日陰。至午而晴。河野生歸云。西人訪予於青山邸者。項背相望。又云。聞本月十二三日間。因州兵士二人。夜行四谷坊。有人銃殺其一。其一槍縱之。不知何人所爲。或云會人殺之。蓋亦意度之言耳。今日灸於背。火氣徹骨。旣而曾岑岑微痛。乃命酒微醺而寢。

二十一日晴而風。未位立達來。示東北諸侯出師之記。凡七侯兵皆二萬餘。蓋妄誕也。又云。古河之戰。會津一士人陷穴而禽。現在板橋。其人熟練槍法。語守者云。曩者縱殺敵兵五十餘人。誤陷穴爲禽。女等謹守勿怠。少怠我將逃。守者大恐云。

二十二日雨。旣而北風大起。前麥盡偃。寒就火。午後講論語十章。

二十三日晴而又陰。八十翁七左語家人云。予子役於板橋。一行二十人。盛首於桶而荷之。賤卒則盛髮。不知其爲幾十百人。夜行晝休。臭氣衝鼻。殆不可忍。護送者皆垂泣。蓋西師再屺。收其首而葬之也。茂助與河野生往鳩谷觀市。市人語

二生曰。西師之宿本驛也。兵氣頗阻。有僱人剃梳者。曰。此首明日爲人所斫去。不必剃梳。然鬢髮不整。恐亦遺醜於死後。言畢惘然。明日出驛里許。有率師歸國者。或云忍師也。一人又曰。十八日後。西師連戰皆敗。一人又曰。宇津宮城陷。蓋皆得之傳聞。非確報也。還逢有馬氏急步云。昨士兵因兵。及大久保氏之兵攻壬生。與會津師戰。自寅至未。西師敗走。是日西師一萬出千住驛東下云。

二十四日晴。午後具兒益往西新井。益不慎病。懇幅諭之。未知能用否。村有釋空海廟。堂宇宏麗。都人行香者不絕。茶肆酒店頗蕃。飲於一店。醉甚。出店酒氣湧上。衝膺。欲緩步以還。乃令益先歸。經谷在家村而左。覺非原路。就農夫問路。有從

後來者。脫笠罄折曰。先生何往。顧之。則寶藏寺僧玄達也。既至。遂與之行。問師何往。答云。將往二合半。行至河岸。二合半在前面。只隔一帶水。而津吏不許渡。問故。曰。今者兵士有百許人。渡川入府。西師固禁渡。百方不肯渡。遂空歸。道見西師帶傷而還者。一行十九人。中無手者九人。既而吉田醫及一農夫來。吉田云。昨薩長諸隊之赴救應也。有一隊兵從北來者。西師疑以爲會兵。急退至千住。請人家席。壘之以代壘。排砲以待。既至。則彰義隊從水戶還也。彰義隊者。旗士長於槍刀者。自結成一隊。號彰義隊。猶守先君之命。故不敢戰也。又云。僕兒仕神田旗士。與內藤侯爲鄰。以故多與侯邸士人相識。西師督侯使出兵應援。侯不得已。使士卒八十人應命。既

至西師不利。侯兵先走。駕船渡利根河。會軍發大砲擊之。滿船盡沒。予問川口役夫有擔首桶者。動數十人。曰東道尤多。絡繹不絕。農夫云。有盛首於長櫃以擔之者。一行九棹。又有載籃輿。上奠小刀及香花者。役夫云。安濃津大夫藤堂仁右衛門屍也。昨夜小塚原發地雷火。全都大驚。據諸人所說。西師果敗矣。時夜參半。遂宿寶藏寺。

二十五日。陰。己初初刻。茂助來迎。與立達棋三四局。至午而還。鹿濱距領家村不能半里。予意在行樂。迂路經熊谷堤而歸。善兵二十三日于役於板橋驛。聞今日歸。就問彼間狀。答云。昨巳初初刻。勅使將率諸將入江戶。議久不決。至申位。忽西轅赴蕨驛。前隊先發。既而急步來報者再至。薄暮蒼黃入

江戶。不知何故。至今日始聞會津兵塞前途。不可得而行。仙台兵則近在志村站。昨夜將宿西板橋。遂至新宿云。役夫自北還者云。前後二十許戰。西師皆敗。而壬生之敗尤甚。西師強假壬生城。壬生侯許之。既入城矣。與會津師圍之。發燒丸燒之。逃者斫之。滿城殲焉。川口役夫擔首桶者。今猶不絕。有一人從南來者。云西師屯紮品川者。無復隻影。不知其何往也。此則未可信焉。

二十六日。陰。兒益不慎於飲食。以故宿疾未愈。自請療病於小室氏。且授讀於村童。以救予窮。小室名元長。世業醫。居比企郡番匠村。嘗療益病有效。乃許之。使茂助送之。巳位大炮十餘發。乃止。察其聲蓋實丸也。本月十七日。爲東照神君例

祭日。國事顛覆。官不能修祭禮。近聞會津將士獻馘以祭。禮盛於常年。稍足以強人意矣。二十一日。阿淑拾翠於北郊。遙見飛輿西走者二人。歸以語之。予以爲報急使。時善兵在板橋。歸復問之。乃西兵敗走者。服民服。帶小刀。僅以身免也。猶能使民出輿舁之。可怪也已。

二十七日。雨。奴寅往江戶。晡後吉二自江戶歸。云或借蒸氣船於官。昨日致之品川。西師以爲東軍。彈砲擊之。既而知其爲空船。乃止。

二十八日。已位晴。午後雷雨大起。至暮而止。寅奴歸。云先是大村藩出兵。應援殲焉。會津士八人。襲尾張邸。大獲焉。今日敕使去江戶。聞西師致城。未知果然否。寅猶多所說。然皆得

之道路。今摘其要而錄之。云家人云。善兵率本村役夫還。乃知西使去江戶信也。

二十九日。晴。河野篠崎兩生往江戶。午後八十翁七左來云。聞之役夫。勅使去江戶。將據忍城也。海道勅使亦去品川。未知其所往。西師將戰。故勅使先去江戶也。薄暮筱崎生歸。云過近江氏清助。曰彰義隊約五六千人。其屯紮上野者千餘人。西師欲逐之。僞假上野。率兵圍之。排砲列銃。使人言之。答曰。我徒居此。守烈祖像也。女等欲假地。盡禮致辭。或亦許之。今也排銃砲以要我。是敵烈祖也。烈祖有靈。豈不怒女所爲哉。我將奉烈祖與女戰。然後假否可知也。往復五日。旗士入上野者數千人。西師大懼。夜去銃砲。請和。投謝牒而退。爾後

西師不敢過日本橋而北。又云。曩者藤堂氏之兵與會津戰大敗。誓欲報怨。前三日來。其兵北向者。或百人或二百人。至今日始止。又云。十數日來。北道之戰。皆府兵脫走者。所爲會兵亦在焉。而其尤著功者。步兵也。與此所聞絕殊。未知孰是。問行道無碍否。曰。榊原氏之兵守千住驛。亦譏焉。然不甚嚴。昨家人得其姻笠間藩久能氏之書。有言爲宇都宮侯守關門。爲會師所破。死者六人。會軍將攻笠間。闔藩大懼。延及江戸邸。不敢出聲。未知我駕之所稅也。是二氏者。皆烈祖所封建。與彥根大垣同。而今亦屬西矣。人情翻覆。實甚於波瀾。吁。可懼哉。是月小建。

閏四月戊申朔晴。

二日晴。午後茂助歸。云阻雨。二十九日始達番匠。得小室氏及兒益書。所屬小室氏盡許之。憂慮差消。得奇聞數事。行田兵之自板橋還也。將入郭。擊鼓整隊而行。農馬三匹。驚鼓而逸。亂走麥隴中。農夫亦奔散。行田兵不知其避。已以爲會津兵至。亦大驚。奔潰四散。市人見之而歎曰。我兵脆弱。殆同金巾。俗稱洋布爲金巾。脆弱易敗。故取以譬焉。市童聞之。每士人過。羣聚呼金巾公。闔藩大困。初敕使之發板橋也。將入行田城。以城中多故辭。以故不能入。今猶居鴻巢驛。番匠村旁近五六里。有旗士采邑。使其宰往徵金。村民怒曰。此何等時。敢來徵金。遂殺之。其主繼往。則亦殺之。昨夜宿與野。在浦和驛之後。會日本橋魚商來宿。云二十八日西兵與會師戰。西

兵亦敗。其地則商夫忘之矣。廐橋侯之往京師。將調停東西。或云爲西師所囚。屠腹而死。藩士有欲與西者。有欲佐東者。遂分爲二。以故提封騷然。未知其所定云。暮河野生歸云。江戶依然仍舊。但覺西人差少。城門多閉。其通人者不過四五。門旗士及伍伯輩。新屯於山王廟者千餘人。紀兵西來者三人。訪其本邸。本邸人縛而囚之。二本松藩人。僦船饋衣服貨物於國。至浦賀。肥前兵守之。執護送者斬之。不許貨物出口。梢公大怖。棄貨物於陸而逃。曩者聞仙臺兵宿新宿驛。乃其族大夫率兵往京師。非與會師掎角也。西師自生嫌隙。或不相能。此皆都下近狀也。

三日晴。南風大起。至夜不止。二更出庭而步。東方火光屬天。四日雨。本村木匠伊三郎者。將往下總經紀。昨朝出家。未至松戶一里。砲聲大起。驚問土人。乃知西師鍋島藤堂井伊三隊兵與會津師戰也。因詳問之。二日西師渡利根河。戰於八幡敷。今日戰於國府臺。又敗。藤堂氏後隊見事急。渡河援之。始上岸。亦爲會師所敗。西師遂大敗。渡河而走。方今挾河砲戰。市川關及民屋皆燒。於是知前路梗塞不可往。還至新宿。候渡。聞西師相與語曰。北兵勇悍不可敵。與其浪戰喪兵。不若退守千住也。意氣沮喪。殆無生色。晡後善兵至。云仲子助五。賣蔬於千住。聞市人相與語曰。藤堂氏之兵。駕三船渡河。將達岸。楫師舉送藥棍示會師。投之河。遂自投而逃。會兵因砲擊之。大敗之。歸路輿屍扶傷。西還者絡繹不絕。或云死傷

六百人。里正忠次則云六千人。此必訛傳也。乃知昨夜火。火攻敵營也。但未知攻守勝敗屬何兵耳。

五日晴。奴寅藏請從邸吏歸鄉。許之。令往府邸謀行事。夙往八十翁七左之子。鬻菜於千住驛。有買棉白布五十端者。自說爲兵士裹傷。又觀敕使赴市川。行裝尤盛。門生輩游於寶藏寺。赴筍飯之約也。至暮而歸。云有木匠自小田原至者。說莊內侯之兵與西師戰。西師敗績。問其地。則云未之聞也。又云。聞江東之兵。乃府下脫走之徒。神保某爲之將。非師也。予初疑其爲脫走之徒。至此。前疑冰釋。

六日陰。天野母氏及三浦某之妻來。皆外姻也。晡後吉次來。云勅使居於松前侯本所之邸。細川氏之兵護之。昨夜五更左右。發大砲三擊邸牆。不知何人所爲。今朝適過邸前。觀者如堵。或云細川氏不敢與東軍戰。曰我之東下。以護勅使。非攻關東也。以故漸生微隙。西師中有恨之者。然未敢顯與之。違疑其徒所爲也。

七日陰。午后游於鹿濱寶藏寺。途遇一運。與之俱往。谷在家村。三老安右來。蓋玄達招之也。與之棋。勝於玄達一道。玄達爲予設浴。方浴。有一老農來。與一運語曰。江東兵散去。不留隻影。不知其何往也。浴了質之。一運不知仔細。

八日晴。午後歸寓。則江戶二婦人既還。茂助送之。河野生亦往江戶。送邸吏歸鄉也。是日頗疲。浴於善兵氏。善云。聞之上總人。六日東西軍戰於木更津。但未詳勝敗何如也。予嘗聞

東兵連勝。不知何以退軍於上總也。竊疑誘離巢穴。使會兵襲其後。將挾擊殲之。或東雖勝亦多死傷。退軍以謀再舉。皆未可知也。二更茂助歸。云過近江氏。說三日之戰。曰西師赴國府臺者。爲鍋島氏。備池田氏。藤堂氏。三隊合二千人。鍋島池田先渡。陳於八幡地。多梨樹。民以爲半生。西師患其礙戰。命斬之。民哀訴不肯伐。乃執里正而斬之。三日。東軍送戰書。西師請展期三日。土人走告東軍曰。彼請展期者。將用詐謀。請今日遽戰。東軍直厭其陳。使人告西師曰。若要展期。寄女器械於我。不然不可得也。西師不得已而應之。曰。然則請戰。東軍直斫其營。西師大敗。藤堂氏聞敗。急渡利根河。援之。東軍伏河側者三百人。西師先登者四人。死傷各半。一軍大驚。

反船而逃。旣而敗兵走至岸。無船可駕。投河而游。伏兵復起。發銃狙彈之。免者僅三四十人。東軍遂沿河赴行德。西師在行德者。島津氏。黑田氏。兵各五百。爲先鋒。細川氏兵二千爲後隊。關東軍來攻。出兵迎之。亂發銃砲。東軍走。棄櫃筐於路。無算。西師乘勢逐之。至舟橋驛之東。旣而失東軍所在。下營而休。東軍二千忽起而圍之。喊聲動天。時潮退。薩兵五百狼狽走海澨。泥深沒脛。進退不便。東軍進而銃擊之。而潮候又至。薩兵益困殆殲焉。築兵不敢戰。走入細川氏之營。相與引還。東兵逐至新町而止。是日西師死傷千餘人。東軍則死者一人。傷者十五人。云。近江氏名清助。能州士人之子。年十三。出冒他姓。與其僚爭。打破其面。其父曰。此不可以嗣他姓。恐

破其家。請迎之家。後來江戶。學刀法於齋藤某三年。亦棄去。遂自爲商鬻洋貨。然不敢居邇。年米佛諸夷所舶致濫貨。爲人質直好義。凡定價半於常賈。以故大人君子。往往識之。予欲爲撰其傳。而未能。三日戰旣散。越二日。清助自往八幡及舟橋。巡覽戰場。質之士人。其所說的確可信也。予因問茂助。聞東軍去國府臺。六日戰於木更津。都下亦有其說否。答云未聞。疑亦屬齊東野語。

九日風雨大起。至暮而止。

十日晴。已位清助來。爲說三日打仗之狀。粗與茂助所說同。今記其異者及遺事。東西軍之戰於市川也。藤堂氏之兵亦在河東。聞敗先逃。敗兵至岸者。駕五船以走。後至者四百餘。

人。爲伏兵所銃殺。如前所記。其屯於行德者。見市川塵起。進兵援之。漸至半途。見東軍三百餘。出舟橋驛。赴行德。謂將挾擊西師。返兵備之。而市川兵旣敗矣。乃進兵迫東兵。東兵棄器械。誘敵及磯薩兵於海澨。如前所記。黑田氏之兵。燒舟橋驛而逃。火至明日始滅。乃知三日夜所望東方火光。卽舟橋也。東軍追奔至原木村。細川兵逆以防之。東軍大詈負恩賊。兵氣大沮。遂進擊大敗之。時日將沒。乃斂軍。退屯於猫名原。距市川三里。明日西師復據國府臺。六日東軍再下戰書。辭頗慢。西師不敢答。西師將斬哀。訴梨樹之里。正百姓三百許人。裸體以進。大呼於西師前曰。梨樹不敢伐。里正不敢殺。均死也。寧殺我曹。一擁而進。乃赦之。凡土人見東軍傷者。輒扶

還療之。以故傷者十三人。無一斃者。見西兵則慢罵棒殺之。東軍有過者。輒拜曰。願公勝。公若不勝。我輩有死而已。此可以見人心矣。七日鍋島氏之兵引還。初出兵六百餘人。其能還者不過百餘人。大砲四亦不牽一。持小銃者僅六十人。八日府兵亡命者二千八百人。與屯於猫名者合。本願寺僧贈金八萬資之。寺僧有號今辨慶者。命工鍛鐵杖重百斤揮之。如弄麻木。將赴江東合東軍。或止之不聽。不知果能至否。晡後將還。清助今茲七十五。予恐其憊。百方留之。不可。遂辭去。十一日雨。先月十七日敗於壬生者。井伊氏之兵也。其徒相與謀曰。今日爲烈祖神忌。必飲酒不設備。攻之必勝。遂出。農夫走告之東軍。乃潛兵絕後。旣入嶮。前後夾擊之。彥根氏之

兵殆殲矣。本多族亦屬於西師。岡崎侯爲之宗。請於京師曰。西師所宜。東西唯命。但臣等世爲德川氏之臣。今從敕伐關東。臣封內有子弑父。臣弑君者。不可得而誅。願免從征之命。許之。故本多氏之族。不一人敢來。莊內酒井氏。松本真田氏。皆辭從征。而辭更加厲焉。七八日間。水藩邸前有死者八人。初水府之亂。藩士奔于京師者四百許人。上年來居江戶。及旗士亡命起兵。召其藩士在邸者。謀起兵以助幕士。不可。遂殺之。右三條亦清助所告。昨偶忘記之。因追錄之。清助又云。若州酒井氏。大垣戶田氏。皆率兵還國。此則未敢信焉。十二日晴。島村孝司來。問都下近狀。云聞東軍始勝。有土人通謀於西師者。終敗走於安房。及上總。然未得其詳也。

十三日陰。與孝司飲別。使茂助導至於野新田渡。自來此地。無可與語者。或絕飲十餘日。及孝司來。且棋且語。連嚼大醉。遂行散於近郊。移苗收麥。已及十之三矣。晡後晴頗熱。遂歸寓。偶寶藏寺玄達來。質之孝司所語。亦云。東軍敗。現屯於上總。東金聞亦有走於房州者焉。河野生自江戶。還所說亦同。生又傳橫田弘藏語。曰。仲子某。本月八日歸從奧。云。仙臺侯陽應敕命。出兵白石。近者爲敕使所迫。竊與會津約。發空砲僞戰。至夜。仙臺之銃有九。會兵大怒。直斫其營。仙兵死者二十人。西師將定德川氏之封。有司傳嚴令於亡命之徒。勿敢戰。是以野總間。近無戰爭。

十四日晴。旣而陰。已位遙聞大砲之聲。三發而止。薄暮微雨。是日書說摘要第二卷卒業。十五日雨。未位晴。銃聲當南而發。六七乃止。農事方殷。移秧收麥。紛然滿目。軍役若起。民不聊生。復將釀一亂。心爲之惕然。

十六日晴。

十七日大霧四塞。至午而晴。遙聞大砲數十發而未止。聞旗士亡命者屯於房總。疑西師攻之也。是日移秧方畢。家炊赤豆飯以賀。了鬢饋飯者。旁午於徑。古樸可喜。

十八日陰而大風。本年二月來多風。蒙恆風若不其然乎。午後雨風差衰。河野生往江戶。以邸吏將以二十日上途也。得小西生書。生龍野人。在予塾三年。今年二月。以天下多故歸。

國初龍野藩生四人。借予所著左傳輯釋謄之。既而君命嚴急。未及還書。倉黃辭去。乃作答書言之。

十九日晴。聞十七日夜本鄉加賀侯邸火。

二十日陰。午後螺聲起。村法徵役。則吹螺。蓋將復役于板橋也。申牌遙聞砲聲。比往日更遠。疑西師逐東軍至房總東岸也。既而微雨。乳母自外至。云鄰叟今日至江戶。見市人多制旗。輜車運櫃筐者。旁午於路。歸路聞板橋人之語。西師令於驛曰。辟乃老幼。戰將起。善兵往堀內。過中野村。村媪告云。江戶亡命之士。屯八王子者。今日將午飯于此。問其多少。曰。約略三百人。蓋先鋒也。

二十一日雨。

二十二日陰。使本多茂助往江戶。晡後河野生自江戶歸。問都下近狀。云西歸者差多。士人相殺者日夜相繼。出中外新聞紙示之。閱之可疑者極多。其顯然屬虛誕者。十之二三。蓋輕薄生倣洋夷新聞。以爲射利之具者。其中有云。高田大垣二藩爲西師所疑。各率兵還國。其還國則嘗聞之矣。未知其情實然否。役夫自板橋歸。知西師令於板橋者。亦係妄誕。

二十三日雨。

二十四日雨。至午而晴。河野生復往江戶。作鄉書二通。以託邸吏。茂助歸。得新聞數事。曰。四月十二日。舊相板倉侯將赴會津。負日光神主。父子提挈。以過宇都宮。見者莫不垂泣。又曰。佐竹氏使卒百許人。守羽州公邑柴橋。西師在奧者。命天

童侯伐之。分兵助之。佐竹氏之兵不戰而走。或云米澤莊內亡命之士戮力攻山形城而陷之。山形侯父子裹恩賜刀於橐席以逃京師。但此語未確焉。曰澤左近屯於八王子。伊庭八郎屯於駿府。兵各數百人。西師使人語之曰。我將定德川氏之封。願勿妄動。皆按兵未動。曰會津兵屯越新瀉者二千人。拔大里正子某而將之。爲人類蜀漢張翼德云。曰西師將士以五月七日旋旆村上俊五郎者。五年前獲罪下獄。逢赦而出。新命於西師。爲八州提轄。竊來告大野健。蓋實說也。磐城邸人渡邊篤寄示府下亡人布告書。其言頗中肯綮。不知誰作之也。

二十五日陰。淺野生往江戶。至暮而歸。云聞之仙臺人。曰仙臺兵與會津戰者。再互無死傷。莊內兵來假山形城。水野氏大恐。新莊城陷。燒天童郭。上山藩邸報久絕。皆得之傳聞。未知其誰攻之也。夜河野生還。得鄉人平部溫卿長倉某甫書。溫卿書中附示鄉中用人與在京同僚書。曰公聞安井先生辭祿。慮其途窮。手書請歸國。將命長倉英迎。旣而聞與德川氏君臣之義未絕。猶與未決。卿等速與大夫謀以處之。溫卿書亦慙懇。到不覺感泣。而有義在焉。不得輒應之。夜雨二十六日晴。微熱。始服單衣。收麥者旁午於途上。有一婦人擔麥四大束。小女十歲左右。亦負一束以從之。清助寄示信州姻家所與之書云。四月二十日。不知何國兵約略六百人。迫於飯山城。分屯諸寺。題旗曰德川家揚義隊。信州諸侯出

兵援飯山。去城十八町。按兵未進。二十五日。敵兵燒郭以攻城市。民奔散如亂鴉。赴林。諸侯師進與之戰。敵兵大敗。逐去。越高田。今猶未還。聞與榊原侯相持於高田。其詳未聞。或云揚義隊江戶亡命之徒。亦未知果然否。

二十七日。陰。篠崎生往江戶。裁温卿答書附之。託諸櫻邸吏。以達京師。略曰。脚疾益劇。乘輿半日。連日爲惡。夙發夜止。十餘日。恐半途而廢。更增君上之憂。其不可一。今德川氏安危存亡未定。而先謀身家之安。舊君之義安在。且衡辭祿近耳。或謂視機而作。以圖後榮。嫌疑所在。百喙不能解。生則終身含羞。死則遺臭於千載。五十年之讀書。掃地而盡矣。其不可二。是以不得侍駕而發。願以此意致之君上。使衡免不敬之

罪。午後雨。櫻邸吏矢野篤衛來告別。云將以二十九日發。乃與之小酌。以序別意。且詳述予所以不得應命之意。請造膝以啓之。意始灑然。申位辭去。

二十八日。陰。至午而晴。篠崎生歸。得新聞數事。曰。鍋島毛利山內三侯來江戶。未詳何故。曰。仙臺築壘於會津封內。積米。豉如山。陽與會津戰。亂彈空砲。棄壘而走。與米豉於會津。如此者數矣。或云。仙臺侯幽勅使。執西將。急召其兵居都者還國。酒井氏之兵拔山形城。山形侯邸吏昨夜與書上山邸吏。曰。月初之戰。貴國無一人死傷。可賀。可賀。僕因欲有議焉。願移玉來臨。上山邸久絕國信。於是始知與山形戰也。江戶市民號長人曰五一。薩人曰六一。備人曰七一。言合五六七人。

之力始能敵會津兵一人也。是日河野生復往江戶。矢野篤衛請之也。

二十九日陰。初尾州太公背宗家。其臣渡邊半藏等病之。與其徒謀往京師迎之。往者十二人。太公既歸。奉詔殺十二人。及其餘六人。人情忿恚。近又五十人連署以諫。皆有名位者。復亦殺之。其大夫成瀨隼人以下大怨。平部溫卿京師十二日書曰。本月尾侯西上。三日至江州。越智川而還。與所聞相照。其情可知矣。西師欲據日光山。山僧防之。戰而敗。西師遂奪而據之。彰義隊聞之大怒。投袂而往者千人。猶恐其或破也。二十七日。繼往者五六百人。薩人長人彥根人入諜於東叡。彰義隊皆獲而殺之。此三事亦聞之清助云。是日小建既

夜。螢火亂點。

五月丁丑朔雨。

二日雨。河野生自江戶歸。又得新聞云。西師千五六百人。乘火輪船襲北越新瀉。北兵大敗之。殆殲焉。遂奪其船。嘗聞長兵將襲新瀉。會兵二千備之。因質其主名。皆不知。但云其日蓋在閏月之尾。二十五日。勅使某率若州芝田等四國兵。駕船亦取海路往新瀉也。仙臺侯數與會津僞戰。近者遂引兵歸國。西師目爲朝敵。或云。執勅使九條。其兵在江戶者之將還國也。鬻米四萬苞。都下米價爲之減什三云。是日長至。

三日陰。

四日陰。已位砲聲起於南。一連數十發。食頃乃止。比日陰雨。

麥之在田者。臭腐殆半。此日未位微晴。皆爭收之。然亦既晚矣。晡後吉次自江戶歸。令人問砲故。答曰。不聞砲聲。唯聞道人狗於市曰。大統定矣。明日當祝佳節。乃喻今朝砲聲。橫濱洋夷發祝砲也。夜又雨。

五日。雨至午而止。濕暑如蒸。晴微也。政吉往川口驛。見傷者四十許人。輿以往板橋驛。其九人大垣兵也。土人云。聞數日前大戰于奧。疑西師復敗也。天將暝。斜日忽照前田。蒼然而善。有自江戶歸者。塾生傳其語曰。彰義隊將與西師戰。下谷傍近皆荷擔而立。豈因削蹙太甚而發怒與。此可慮也。

六日。陰。將往江戶以探消息。行裝既具矣。既而聞吉次往江戶。自謂年老身退。卽往江戶。不能解紛消亂。與其軟脚步於泥路。寧待吉次歸報。長歎而止。既而又思。吉次農夫必不能得其詳。乃命茂助往探。已牌晴。

七日。雨。書說摘要成。嘗著毛詩輯疏。大雅以後未成。欲續成之。而寓廬狹隘。不便於展書。乃考正俚言俗語之失其義者。及邦儒誤解漢語者。國字書之。以爲消遣之資。名曰寐覺友。實出於不得已之計耳。

八日。雨。停午尾臺良作來。云將診病夫於糟壁驛。纔交數語。忽忽辭去。未牌大野健與茂助來。健北越芝田之人。善刀法。卜居於淺草三筋街。聚徒教演。其父啓好讀書。遙執贄於予門。以故舊往來於予家。今來將詳告都下及四方近狀也。其言曰。初林昌之助。伊庭八郎。率精兵三百在房州館山。至閏

月航海至小田原。遂至沼津。山岡鐵太郎來說散其兵。不可。廿三日送書於總督府曰。某等非敢抗王師。徒欲問罪於尾張彥根。請許之。十日不報。將直進兵。乃繞嶽麓以入甲州。陳於黑駒。兵僅四百。分守三坂嶺。以備不意。西師五軍。曰尾張松代。掛川。沼津。中津。進軍於石和。相距二里。皆不欲戰。獨尾張松代之兵。差有戰氣。乃移之後陳。既而柳原某率紀伊肥後兵赴援。東軍雖寡。氣燄甚盛。西師不敢戰。彰義隊慮其孤軍入重地。或致失誤。將分兵援之。偶西師傳入城之命。未果。山岡者亦幕士。善刀法。甚疾。洋夷與中條金之丞友善。相與拒胡服之命。終不敢服。今則欲持和議以存宗社。與大久保一翁勝安房等謀。以鎮撫爲務。近拔爲大監察。二總之戰。福

田八郎右衛門。江原鑄三郎爲將。始於八幡。終於五井。凡七戰。東軍皆勝。又有天幸。行德之戰。西師藏火藥於民庫。東砲偶中其庫。火藥激發。西師居庫旁者。靡爛粉齏。八幡戰方酣。偏師在舟橋。兵不滿百。西師後軍迫之。衆寡不敵。欲與八幡兵合。且戰且退。西師乘勢急擊之。不能直赴八幡。循天神山而退。銃發於山上。兩軍大驚。遂逐西師大破之。時東軍破西師於八幡。追至市川。又大破之。偶土人告舟橋之戰。急分兵據天神山。於是三戰皆勝矣。但福田江原本乏將略。軍無紀律。人自爲戰。至姊崎五井之戰。軍遂潰散。不可復收。然死傷絕少。今皆歸江戶矣。西師赴房總者。既無所獲。稱東軍隱器械於民家。沿海人家。搜索殆徧。未得一械。而民家貨財。失去

大半。又偷食民家鷄數十里間。鷄聲殆絕。四月中戰於野總之間者。亦府下脫籍之徒。號草風隊。三宅大學。天野加賀村。上求馬。爲之將。大鳥圭介率步兵會之。初以爲會津兵者。傳聞之謬也。至月尾糧食不給。過屯於高原山之北。至閏月下旬。再出於野州。戰於絹川。今市之間。連戰皆勝。至本月勢益張。西師防之者。爲土佐彥根大垣三隊。四日五日。土佐兵在府者。蒼黃赴援。至七日之夜。西師又發。未詳何國之兵。乃知五日輿傷過川口驛者。澤光之敗兵也。三月上旬。九條某澤三位醍醐少將率薩長士及仙臺兵在京師者。駕舟至仙臺。自石卷上居養賢堂。徇白川棚倉降之。二城皆阿部侯所管也。羽州柴橋公邑也。西師將起。託之莊內侯。侯使卒百人

守之。三卿命天童侯織田氏攻之。使薩長二隊助之。酒井氏之兵戰而走。閏月上旬。奧羽諸侯會於仙臺。事秘不發。旣而酒井氏使將攻天童城。拔之。戰於山形。又破之。薩長二軍退保於新莊城。佐竹氏出兵救天童。觀望不敢戰。天童陷。卽還。初仙臺侯奉西命攻會津。發兵於白川。陽戰數四。至此亦傳命還仙臺。閏月下旬。會津侯使其將柏野權兵衛率兵攻白川棚倉兩城。拔之。五月三日。與西師戰於革子原。原在白川之南。與日光相距二十餘里。於是東軍掎角之勢漸成矣。盜殺薩長參謀在仙臺者。京師三卿遷居岩沼。仙臺兵衛之。皆閏月二十日後之事。未詳其日云。是夜大雨烈風。

九日晴。大野健又續前話曰。四月晦。軍艦二隻至於北越新

瀉洋至閏月二日。又加三隻。會津召募兵在新瀉者二千。扼腕以待。而游弈不敢近岸。遂去。發砲於莊內沿海村鎮以燒之。既而上岸者三百人。乃薩長兵窺北地者也。酒井氏之兵擊破之。獲器械糧財若干。西兵轉至高田。居今市。與會桑脫籍召募之兵相持。本月二日接戰。薩長兵多死傷。加賀兵一二隊亦應西師在陳。而不敢戰焉。上信越三州之境。曰三國嶺。江戶脫籍步兵與會津募兵屯焉。上州四侯兵進攻之。閏月二十三日。戰於嶺上。東軍衄焉。士死者三人。廐橋兵獲會津隊長。明日又戰。西軍敗走。命藤堂氏兵救之。本月二日。廐橋侯來江戶。或云將有所謀議也。細川氏之參謀在江戶者二人。皆上書辭職。彰義隊屯上野者約五千人。陰爲四方聲

援。西師憂之。七日傳命於東叡王及彰義隊長入城。皆不聽。是夜殺薩兵二人於上野黑門外。整備以待。西師不敢伐。將出援兵於日光。聞之恐滋事。不敢由下谷迂路經淺草。以至千住驛。上野浮屠中最奮於義者曰覺王院。頗有智略。又有大和多武峯僧竹林房者。說西諸侯有勢力志氣者欲奪帝以擯薩長。事覺東下。潛於上野。近乃往水戶矣。初與城於西師。川路左衛門屠腹而死。小栗上野介請移於上州權田村。其采邑也。博徒聞其富。謀將劫之。小栗大懼。築壘深壕。養兵十餘人。將點農爲兵。猶恐不免。遂稱臣於新田滿次郎。滿次郎者左中將義貞之遠裔也。雖無官祿。以其與幕府同宗。自雄於二毛之間。豪農欲帶刀者。及博徒若負譴者。皆納財

爲之臣。節使之東下。上書於岩倉氏。其略曰。建武中興。偶際
衰運。先臣義貞不果志而沒。微臣雖愚。竊欲繼先志。而時猶
未至。今實千載之一時。謹糾合同族舊臣。以待大命。岩倉氏
允之。小栗知之。故欲因以免禍也。旣而岩倉氏在行田城。命
高崎侯誅小栗父子。上野介死於烏河。其子又一死於高崎
之庭。吏來檢家。盡取財物而去。所獲金凡十一萬兩云。嗚呼。
是二人者。皆爲大司農。有姦吏之目。而小栗尤甚。託事軍國。
聚斂苛刻。士農工商皆困。終以財禍其身。均之死也。川路以
顯。小栗以辱。傳之後世。殆不可同年而語。士固擇所處哉。此
事之起也。諸侯死節者二人。曰堀內藏頭。西師之未起。極諫
不聽。斷喉而死。惜其言秘不傳。曰山內對馬守宗家土佐侯。

數促歸國。侯謂夫人曰。我家事德川氏。殆三百年。臨事急背
之不忠。宗家祖先之所因出也。違之不孝。有一於此。不如死。
我將屠腹而死。答曰。然妾亦將從君於地下。侯旣死。夫人亦
自殺。夫人上山侯之女兒也。嘗以賢明聞。至此果不負其名。
西師之未出京。傳命於東土。曰。采邑在西者。爲王臣。則仍與
之。否則收之。東土西上者。陸續不絕。有龜井氏者。小濱侯之
支族也。采邑三千石。在小濱旁近。侯首降長州。龜井氏本不
義之。至此數促歸邑。峻拒不應。以餓死自誓。諸隊義勇之士
勿論耳。其潛居未動者。有才略志節者必多。予旣潛於鄙。無
由得其詳。且人當以始終論之。未可以其西上而概非之也。
今聞川路死節。與小栗致禍。有感於心。因類記一二。以示洋

教雖盛乎。秉懿之性不可得而滅。非謂關東守節之臣盡於此也。晡後大野健辭還。夜將二更。犬吠特甚。出而窺之。有二男子立戶外。一狹面而長。色茶褐色。穿茶條衣。年紀三十餘。一豐頤而短。色白皙。穿紺條衣。年紀二十五六。詰之。低頭數四。云將往前耕地。不知途所由。偶見燈光。欲問途耳。予以爲博徒。使茂助指示前路。既去矣。而犬吠不止。家人疑其爲賊。呼塾生尾之。皆帶長刀而出。既而捉二人。以至。予恐其滋事。乃出而諭之。再三懇到。皆頓首謝。乃命赦之去。犬吠亦止矣。十日陰。八十翁來曰。洪水及堤。凡山水歷二十四時。乃至。午後必益盛。請往見之。予諾焉。告以昨夜之事。翁去復來云。昨夜村丁守堤。二更得代而還。路遇二人。問于住路。且曰。今夕

某處見燈光。意以爲博場。往窺之。忽爲士人四五輩所圍。殆遇奇禍。幸而得免。彼爲何人。遂向東而去。沼田村有延命寺。頗富於財。今朝村人來報。昨夜四更有盜二人。縛寺僧奪金錢衣物約三百金。問其骨法衣服。與君所語符。乃知二更窺君家者。卽彼賊也。塾生聞之。頓足以憾。不縛。予笑曰。是除禍於彼。以招患於我也。賊未滋事。安得縛之。後有可疑者。不得容易下手矣。午後攜女兒輩。與翁觀水於熊谷堤。塾生亦往。水及堤腹。堤外之田數十百頃。皆沒波底。渺茫浩蕩。殆有滔天之勢。然河身偏於豐島郡。與堤相距拾四五町。其及堤者。乃餘波所被。以故水勢殊緩。村夫駕小舟。求泚渚培塿。不沒水者。以捕狐兔雉鶉之屬。有茂三郎者。獲雉狐各三。鶉及鷄

鵲雛各一。予問翁波底稻蔬猶可用否。翁云水不退。三日皆腐爛矣。噫。既歸使家人及茂助往。

十一日微雨。淺野生往江戶。已初刻見前田偏於南者。苗上生微白。意以爲煙。既而漸延漸廣。過未位廣員二町許。乃知水被苗上而雲氣映之也。蓋水高於地。閉閘以防之。而溝瀆無所洩注。逆流滯蓄以爲瀦。若水不退數日。患不止於堤外也。

十二日雨不已。聞河水減二尺。而猶高於閘門一尺餘。裏水漲溢前田數十頃。未被水者僅什之一二而已。善兵來問稼事。曰所幸氣候寒冷。三日中水落。猶可保其無害矣。

十三日雨早起。望田苗頭出水者差多。蓋閘既開矣。而河水低於內水僅五六寸。以故水之瀦於下田者未遽退耳。然閘既已開矣。則三日內可保其全退。凡關東之川。平日爲灌漑之利者。無慮數十。其利之所在。卽害之所存也。而利根河最大。方今天下多事。加之以饑饉。民生之艱。何所底止。舉一反隅。水之害稼。猶未及十分之一。所慮雨猶未息。未知此後何如也。淺野晉歸云。東叡王不肯入城。中山前大納言忠能自往促之曰。王若不入城。亦爲反臣。將命者以告。王大怒。命執之。忠能逃還。十日彰義隊士十五人往神田門借大砲。問公輩爲何人。將以備於何處。曰予爲德川氏退糧人。既是退糧。無家備之。亦無定處。遂命役夫輿之。役夫踴躍牽之而去。守兵二百人。不敢出聲。方今府下脫籍之士屯上野者一萬三

千人屯於旁近寺廟中者。合七千人。屯於三緣山及廣尾者。各二千人。其他赤坂青山山王諸處。皆有屯劄者。而上野爲之本。西師請王入城者。蓋將攻上野也。

十四日雨。鬻菜者還云。西兵三人過千住。東軍追斬一人。執一人。其一人逸去。又有西兵三人。將游日暮里。問路於市人。市人欺指示東軍潛伏地。皆獲焉。日暮村丁役於板橋者。還云。西軍赴蕨驛者。七十許人。還至川口。西兵來戍者五十許人。其十人爲士人。他皆文黥滿體。蓋博徒應召募者。是日西兵五六十人亦來戍沼田村。沼田臨河。在領家村南三十町。夜差有晴色。始見日光。既而復陰。

十五日雨。辰位砲聲起於南。比往日甚近。三吸烟頃。復發。如此者三。既而銃砲並發。聲震林木。乃知西師攻上野也。先是東北雖亂。苟鎮撫得方。海內猶可保數年安。今事破矣。恐天下無復有小安之日。天也。如何。河野洞本多茂請往堤探消息。許之。過午位砲聲漸衰。而銃聲益盛。先君之與城也。巨砲硝彈皆付之西師。以故東軍巨砲乏少。今砲衰而銃盛。蓋西師將敗也。既而砲聲發於未位。疑東軍漸迫城矣。塾生自堤歸云。火起三處。逢役夫自板橋還者。曰。西兵滿身帶泥而來。云。西師敗矣。有栖川王將逃。八十翁之子龜二自千住還云。千住橋撤板者半。不通往來。橋南西軍結陳。昨夜屯沼田者。亦引赴千住。聞之自江戶來者。拂曉西軍分爲二隊。一自黑門。一自谷中門。刻期攻上野。彰義隊逆戰破之。西軍退再進。

大砲攻之。遂爲大戰矣。旣而村夫羣聚。浮言如蚊。最後里正忠二郎來。亦自千住還也。所說略與龜二同。曰勝敗之數未可知。然觀備諸橋者。陳列頗整。始終之利。恐在西軍矣。問大砲發於西者。曰號砲也。未申間。銃砲差衰。日將沒。砲聲復起於上野。約十餘發。乃止。爾後四半時頃。砲聲一發。蓋以警夜也。

十六日陰。砲聲四五發。恍然而覺。則辰位也。茂助出告。夜將五更。大砲連發。拂曉益盛。銃砲並起。聲當未位。偶吉次來云。從聲考地。正當麴坊。乃知東軍攻城也。旣而銃砲皆絕。八十翁來告。紙匠某昨夜自千住歸。云昨日之戰。始東軍勝。殺敵八百餘。旣而西師僞附彰義隊者五百人。起於裏以應於外。

東軍終破。上野一山盡爲焦土矣。使淺野晉質之紙匠云。聞之千住市人耳。未詳其實否。因思西師言語容飾。皆不類都人。安能欺彰義隊。西師之東下。旗士分爲二。一奉先君命。以存宗社。一擊西師。以復舊物。西師蓋誘欲存宗社之黨。以爲裏應。外合之策。故彰義隊誤信之耳。其號砲發於城。以促裏應之徒。故上野銃砲從而益烈。此皆不問而可知也。然則曉來銃砲並起者。西師掩彰義隊之黨。居家者於城西也。慘毒可想矣。河野洞聞之。善兵妻云。昨夜敗兵宿於谷。在家里正家者二十許人。宿於本村六丁者數人。茂助自堤歸云。遇豐島渡舟子於堤下酒肆。都下市人有避兵來其里者。爲說其所語曰。昨圍上野者。凡四十侯。所至皆戰。不知戰於幾處。彰

義隊屯於感應寺。以二巨砲擊西師。屯於團子坂上。太田氏之邸者。殆殲焉。莊內氏之兵。留邸者僅數十人。與五侯兵戰於廣巷橋南。破之。然衆寡不敵。而兵又叛於中。東軍遂大敗。兩軍既發。砲火又從而起。凡家於下谷者。狼狽顛倒。避亂無路。哭聲震地。中銃焚火。蹂躪壓藉者。屍積如山。慘不可言。聞東叡王逃於田村氏別莊。其迂迴潛伏。僅能出九死而得一生。其所見聞。特不過什一而已。噫。悻矣。既而又聞。西師詐入上野者。乃長州兵。建會津號旗。自清水門入。此說近實。十七日。陰。聞東軍潰散之徒。脫刀變衣服以逃。昨日至今日。往往爲羅兵所獲。一訊卽斬。十八日。陰。兒益自番匠歸。以其違命擅歸不見。兩日不雨。前

田水盡落。問之農夫。曰。苗葉雖傷。根莖未病。再更吐芽。晚稻或可冀豐收。其早熟者必歉。茄子胡瓜諸豆之屬。既盡朽腐。唯蹲鴟宜雨。可期全收。

十九日。雨。朝食衝雨游於鹿濱寶藏寺。村農二人來游。皆十五日在江戶者。問戰爭之狀。曰。脫籍之徒。屯於上野者。僅四五千。又分千人守飯田街。西師遣奇兵攻山北。東軍分兵防之。西師急進。兵攻端門及谷中門。長兵之自清水門入也。東軍信而不疑。長兵詐言。路遠事急。不齎大砲。東軍乃與之。長兵既得大砲。從而擊東軍。此其所以敗也。其懼兵火者。山南則廣巷。以西至仲街。及根津廟門前亦燒。而廣巷側居橋南者皆免。山東則火起雁店。南止六阿彌陀街。北及坂本。東西

不過五六十步。彰義隊死者約百許人。其死於上野者四十人。至十六日。屍猶未斂。山中房舍被火者什之三。西師死傷則三倍不啻。其商工絕不聞有死傷。蓋農商輩俄逢戰鬪。魂驚神悸。而又訛言紛起。所聞異亂。是以言人人殊。然其大略可得而推也。姑錄所聞以備再考。問十六日砲聲。一人云。蓋西師擊守飯田街者。午後西南風大起。雨又從而至。圍碁至夜分。遂宿焉。

二十日。已位晴。谷在家村。二農夫來。其一卽安右。嘗與予碁者。是二人者。亦十五日在江戶。所說粗與昨所聞同。其一人云。聞西師攻脫籍徒屯於赤阪。冰川廟者。疑十六日砲聲卽彼戰也。未位砲聲亦發。食頃乃止。達玄強留不許還。乃復宿

焉。

二十一日。陰。早晨村農來報。昨日砲聲。西師攻東兵屯於增上寺者。東兵旣潰散。總督命備前兵及水戶脫人之孫某。逆東叡王於日光。予因問田村氏別莊所在。乃知田村氏者。上野封邑之宰。非仙臺支封也。鹿濱亦封邑之一。故王賜莊於此村。是以訛傳王逃於是莊。其實蕞爾陋屋。僅足容膝。非王公能一日寓也。一農夫說。王渡東橋。取路於水戶。今云逆之於日光。則其言信矣。其言逃於田村氏之莊者。或東兵訛言誤西師以絕追擊也。茂助來迎。乃歸。茂助云。溝水比昨日高五六寸。聞復閉矣。乃知山水二十四時。始至於此村者。非妄談也。未位砲聲復發。六七發乃止。聞彰義別隊有屯於本所

者疑西師襲之。

二十二日雨。是日西兵守川口及沼田者皆撤備還江戶。二十三日晴。砲聲起於申位。比往日差遠。約一時始止。晡後茂助往川口。聞之茶店主人。西師戰於白子驛。白子在府西四里。方位則是。而未知與誰何氏戰也。

二十四日晴。河野洞往江戶。比日肩背強硬。召導引師因碩於川口。按摩項背四支。問西師過川口驛者幾許。曰兩三日。前因州兵二百許。昨日青山侯兵三百。皆曰赴越後救應。問何爲不由蕨驛。曰洪水未全落。戶田之津岐爲三派。故迂路由川口耳。又云。初西師之燒上野也。珍奇貴重之物皆盡收之。其雜貨凡器錢穀之屬。肆市人所取。二十二日更令凡所

取器物錢穀盡數賠納。二十四日爲期。期不賠納。國有常刑。果如所言。暴亦甚矣。疑有訛傳。吉田醫來云。彰義隊居麻布善福寺者六十人。二十日西兵百人將攻之。土人告之。彰義隊乃分爲二隊。伏路左右。西兵進。彈七八發。伏兵直起斫之。獲六十人。旣去赴甲州矣。有役夫自板橋還者。云昨朝之砲。或云彰義隊攻川越城拔之。或云戰於川越城。西山下村。二說皆覺未確。然二十日所攻。恐是善福寺。非增上寺也。若是增上寺。非潰兵所宜潛伏。其兵必衆。雖西師乘勝。亦必能支半日。未必六七發卽走也。以砲聲考之。昨日之戰。以爲川越者亦近。是夜洞歸。伊東氏之徒。士有日高勝右者。十五年前亡命。近爲唐津侯周旋局屬吏。語洞曰。大原三位率濱松兵

六百人將由甲州還京。二十日至檜原。東兵要擊大敗之。免歸僅百人。議自東海道還。聞脫籍兵屯相州。矢倉澤者數百。東路亦梗塞。西師方謀擊之。未發。

二十五日。篠崎橘往江戶。暑甚。戶庭之外。忽爲裸國矣。晡後。遠雷殷殷。涼味頓生。知雨我西郊也。橘歸云。數日前鄉信至。邸初勅使之北下也。仙臺君臣唯命之從。出師云。則出師進云。則進。但未敢力戰。米澤侯憤其所爲。謂天子幼冲。凡所謂。敕旨。皆薩長所矯。以成其私。一意奉之以亂天下。無爲也。使人說之。仙臺君臣大說。乃引兵還國。幽三使於岩沼。盜殺薩長參謀。蓋亦在是時也。既而羽州諸侯會議。薩長兵在新莊。非吾利也。將合兵攻之。西兵懼。逃於莊內酒田之境。期本月。

十日。戮力剿之。未知果否。又云。彰義隊之敗於上野。多走西郊。遂往川越。川越侯具衣物器械與之。諭使赴北地。既而西師知之。進兵攻之。侯不戰而走。二十三日。砲聲起於申位者。是也。予謂上野潰兵。恐不能西走。其西走者。蓋別隊守飯田街者也。

二十六日。晴。初西師之將入城也。所司寄太夫人之奩具衣物於上野。庫中亦有先帝恩賜之物。及西師焚上野。悉皆烏有。所司訴之京師。下詔切責。乃知西師盡數賠納之。令以此其言及錢穀者。造言者附益之也。然此亦村農所傳。未詳果然否。

二十七日。晴。昨政吉云。二十五日役于板橋者。見西師輿傷。

絡繹至于驛。然語焉而不詳。質之善兵。云彰義隊處護國寺者。西走保飯尾。二十三日。西軍攻之。隊兵據寺。分兵伏路左右。正兵發銃誘之。西師銳進。銃砲交發。伏起。衷西師擊之。殲焉。二陳進。亦設伏擊破之。三陳慮有伏。左右探望。整列徐進。至則已去。無復隻影。此能得以寡擊衆之法。未知其將爲誰也。又云。上州絹商二人。相俱鬻絹於江戶。得五百金而還。西兵五、六人劫之於燒米坂。殺而奪之。此與篠崎生昨所說。同事而異聞。生所說人則三人。金則八百。地則新宿之西。誣以彰義隊而殺之。土人爲辨爲真商。叱而却之。生聞之。江戶善兵得之。岩淵雖未必信。恐亦有疑似來名者矣。軍令貴嚴肅。否則兵驕暴。而民蒙其禍。因以致敗。毀名者。比比皆是也。可

不慎乎。

二十八日。兒益往江戶。行散於近村。經彌平新田入谷。以至舍人村。水田被水者。淡紅欲朽。農夫云。水退早。稼已生新莖。未必至大歉也。暑甚。無一店可憩。逢寺廟。輒乞茶吸煙。過古千谷村。蓮吐蕾者。二、三莖。每田皆然。他村則否。有蹈水車以灌田者。晴後嘗幾日。乃已患其旱。稼穡之艱難。實可想也。前田土軟。芸者皆手除草。彌平以東。則竿頭施小鐵三爪。柄長五六尺。入苗間以去草。卽古制芸耨之遺法。蓋以土硬也。至磔沼日。纔蹉眈。欲經加賀。以至谷在家。飢熱交攻。右折取便路以歸。

二十九日。晴。慶應丙寅夏。奸商欲乘多事。以射利。賂有司。請

貴賤錢貨以應物價。有司難公許之。使兌銀鋪量定錢價。而官不問之。於是奸商與諸兌鋪謀。純銅當四錢。當鐵錢十二。其小錢當鐵錢三文。久當四錢。當八錢。先是從前所行餅金。重二錢七分。號曰一兩。已非純金。然尚當洋銀三兩。至是今行金錢鐵錢。當從前三分之一。而物價頓騰貴三倍。農商下戶及吏士寡俸者。困敝極矣。近者西師又增之。當四錢皆倍。丙寅所定。其小錢當鐵錢十三。而洋銀一兩換鐵錢十八貫文。天保當百則十二貫八百文。錢貨之紊此爲甚。都下市肆往往閉戶矣。而西令未行於村野。仍以文久當四當八錢。農夫役于西師。及鬻蔬於都者。僅得半價而還。怨歎盈路矣。茂助歸云。兒益憂。予廩入既絕。恐坐食資竭。以填溝壑。欲往上

總與門生謀。以經紀活計。使奴謝不告而出之罪。伏請恕宥之。又云。聞之大野健。西師與北軍戰於北越長岡。十日至十七日。勝敗未決。奧白川之戰。今猶未止。互有勝負。西師攻東軍於箱根。東軍大敗之。追至馬入川。東軍卽林昌伊庭八郎之隊也。海道諸侯多屬焉。西師陳藤澤以防之。二十六日。封田安世子於駿遠七十萬石。以奉德川氏之祀。二州不足。則取之奧州云。

晦晴遣河野洞追兒益於江戶。不及。則投書於郵使門生致之。淺野晉亦往江戶。既歸云。聞之市人。西兵不知誰何氏之隊。掠筭橋內藤氏之米二百五十苞。郵使不能防。夜微雨。涼味頓生。是日土旺。

和融生具日土班

和融生具日土班

和融生具日土班

和融生具日土班

和融生具日土班

和融生具日土班

和融生具日土班

和融生具日土班

和融生具日土班

和融生具日土班

北潛日抄卷一終

162
145

